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欽定勦平三省邪匪方畧正編卷一百十六 己未年

八月十七日癸卯 魁倫奏言竊 臣 恭繹前後奉到

諭旨此時自應以勦辦王登廷一股賊匪督出額勒登保俾得迅速赴楚爲第一要務查東鄉爲達州屬縣在川東北九十里 臣 擬即馳赴達州接受總督印務一面傳

旨將勒保革職拏問委員嚴密監禁一面將經畧印

信
臣親身帶赴東鄉交令額勒登保馳質赴楚
臣
即在東鄉督率許文謨穆克登布等追勦王
登廷一股務期迅速蕆事其審訊勒保之處容
臣
於辦理王登廷一股稍可分身時即欽遵節
次所奉
諭旨指出各情節逐一嚴加訊明定擬具奏臣前奉
抄寄明亮閱看

諭旨及
恩賞明亮荷包現在明亮遵
旨前赴楚北剿賊 臣 徑擬帶至達州與經略印信一
併交額勒登保賫往卽春寧等四員前亦奉
旨命 臣 帶赴明亮軍營今明亮先已赴楚 臣 亦擬卽
隨帶至川令其隨同額勒登保前赴楚北或酌
留一二人在川幫 臣 剿賊至棧道一帶聞北棧

現尚安靜南棧時有賊匪出沒所有棧道額設
驛站馬匹現在軍務喫緊之時自應留備馳遞
軍報　臣　在西安僱備長行騾馬前進並製備帳
房鑼鍋等物以便攜帶遄行緣連日陰雨渭河
水勢漲發人馬不能徑渡　臣　不時差探如稍可
前渡即行趲程趕進

魁倫又奏言　臣　自出京以來沿途留心詢訪陝

首賊匪張漢潮一股先經慶成永保與明亮兩路夾擊後即分股散竄以掣我兵之勢其分股之賊多在山陽鎮安一帶而張漢潮大股復由山陽闌入藍田現在慶成在五郎一帶地方抄擊永保在孝義大山岔向西一路追剿並據慶成永保寄 臣 書函合之 臣 所採聞情節無異其各路官兵雖勇怯不一固有力足追剿觀望不

前者亦有實在難於追捕之處查川陝楚北等
處多係高山密箐路徑叢雜磴道崎嶇賊匪僅
持一刀一矛隨處搶糧身輕便捷而官兵必須
裹帶糧食所攜刀矛弓矢鳥鎗火藥鉛子等項
一人隨帶約重數十觔以之奔走山路是以窮
日追賊常有不及之時而路徑既多賊匪東竄
西奔亦不能處處皆有防堵即如張漢潮一股

經明亮慶成永保等節次追剿尚未就獲亦由
此故至四川達州軍營現爲經畧駐劄之所一
切兵將糧餉均由該處調度 臣 現雖未到川省
已訪聞該處糧務人員有營私牟利諸弊甚且
以
國帑供其應酬交結遂至得膺薦擢而侵肥囊橐
者亦復不少上下官吏一氣交通轉將兵丁正

項糧餉及應得卹賞延宕不發以致官兵俱有怨言勒保身爲經畧其前在陜甘總督任內及辦理苗匪卽不免有貪黷權貴之事不能正已何能服人所以各路軍營亦皆相率效尤不免此弊況賞罰爲用兵最要之務一有不公卽各路帶兵之員不但不畏其威且各自營私不肯相下名爲受其節制而事權未一號令不行上

下均存見長討好之計即所奏打仗殺賊之處
亦皆相沿積習粉飾一時不爲遁盤結局之計
本年
皇上屢頒寛大之詔勦撫兼施數月以來投出者寥
寥無幾鬪賊黨以王三槐本係投首而勒保以
生擒邀功衆心不免懷疑即 臣 前見廣興時伊
言及劉淸到過賊營三四次宣諭招撫而賊黨

總以王三槐之故不敢來投惟因劉清居官尚
好未致加害有此一節是此時辦理招徠亦似
非易且據勒保奏定章程投出之人每日給口
糧米五合銀三分此項銀米在每人所得固屬
無多而合計則爲費不少兵丁之餉尚有懸至
兩三月不發者更何暇恤及投歸之難民所以
賊黨遲疑觀望未即踴躍來歸以上各情節臣

既有所聞咨到川日再加查詢明確如果屬實
立即據實嚴參究辦至各路辦理糧餉人員業
經彼此通同一氣冊檔俱在其手若遽易他手
承辦轉恐無由盡知底裡且亦乏人接辦 臣 擬
到川日仍不露聲色令其照常承辦一面密加
體訪務得冒銷實在緣由嚴行究辦此時惟有
先懇

聖恩勅令各部院堂官於司員中擇其平日居官正直操守可信者保舉數員帶領引見並請令馳驛來川以便更替前此辦理糧餉之員徹底查辦至於節年所發帑餉數逾千萬即近日廣與所解亦有二百五十萬兩此項銀兩已據勒保林儁先後湊稱有墊還之事其他濫行支用者自已用去所存無多現在需餉甚急若

俟臣到川後通盤核算再行奏撥誠恐緩不濟
急相應仰懇
天恩於此次借撥山西餉銀四十萬兩外再於部庫
撥發銀二百六十萬兩分起速解至川以資接
濟臣深知
國帑用有常經且在京面蒙
聖訓斷不敢稍滋浮濫亦斷不敢心存吝惜致悞事

機總之賊匪本屬無能或分或合以牽綴官兵之勢而我兵窮追力乏遂至任其衝突奔竄稽延時日為今之計惟有酌令各路官兵以守為戰以逸待勞不必盡力窮追視其由何路竄逃即於何路堵截不使逸出倘賊匪伏匿山林即行約會日期四面進兵或十里或二三十里或數十里總期聲勢聯絡層層圍困使賊所佔據

之地漸漸逼窄其道路分歧之處亦即分派游
兵伏兵或掘陷坑或設伏弩或埋藏火葯引線
用地雷轟擊或置毒水泉誘其汲飲如此則賊
心自亂勢必內潰再將前後所奉謄黃
恩諭剴切宣布並令賊匪向所信服之官員如劉清
等及軍營得力之義勇徑持免死印牌前往招
撫其有頑梗難馴者立即痛加剿殺彼時兵力

已足賊勢自孤無難計時蕆事至　臣　現奉
諭旨專辦王登廷一股　臣　抵達州後惟有欽遵
上諭盡心辦理斷不敢因現有此奏稍存觀望之心
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魁倫曰昨據廣興奏聞明亮曾
說從前在金川時伊與溫福一同帶兵今受伊子
勒保節制心實不願若即將張漢潮一股剿盡必

須前往四川聽候勒保調度莫若留張漢潮在陝
任其從容奔竄藉追剿爲名免致忐川且得專摺
奏事又聞永保在留壩華林山地方遇見賊匪永
保所帶之兵雖有二千皆係疲乏之有將官穆克登
布再三阻止不可與賊打仗永保說受主恩深厚
旣遇賊匪豈有不竭力剿殺之理彼時賊匪見官
兵在半山駐劄卽在山下向上攻撲又另分一股

從間道上山下壓以致官兵被賊匪上下夾攻勢
甚危急幸有馬兆瑞帶兵五百名前來衝擊賊匪
見有接應始行散去嗣明亮前來會晤承保責備
明亮以莘林山打仗時明亮在嚴邱關駐劄相隔
止有七十里何以不帶兵前來救援明亮又責備
承保自己冒昧打仗損折兵將與伊無涉承保要
參明亮頓兵不救明亮要參承保致躭失事彼此

火加爭鬬又明亮至鳳縣時賊匪向北奔竄明亮
轉帶兵向南行走聲言沿道迎截其時慶成到彼
與永保合兵未赴明亮一路等語朕又聞從前張
漢潮曾遇乏食向村莊內搜尋並無可掠祇覓得
桐油即與賊匪分食充飢遂即嘔吐困頓經兵勇
探知報明帶兵大員而帶兵之明亮與肇等並不
往捕後經兵勇等前來擒拏因人少賊衆轉被追

殺又張漢潮會與賊匪在村莊酣飲臥地經兵勇
瞰知領兵大員亦不迅往擒拏旋被逃脫以上各
情節如果屬實則明亮慶成永保竟係挾私縱賊
有心玩愒無怪乎意見之不和也著魁倫秉公確
查據實具奏不可稍有徇隱又本日祖之望到京
據稱湖北辦理軍需查出胡齊崙經手賬簿多係
開載領兵大員偏賞提用及督撫與該道餽送領

兵官員欵項如明亮慶成永保恒瑞德楞泰舒亮等皆曾得過惟額勒登保一人未經得受是軍興以來所發餉銀七千餘萬竟為伊等餽送侵肥花消之用湖北一省經手軍需為數尚少已有如此弊端何況四川支發軍餉不啻數倍於楚且胡齊崙僅係道員輒以公帑作為餽送見情何況福寧職分較大總辦糧務如勒保明亮及在營帶兵官

員豈有不任意提用作爲餽送藉資結納之理卽
如福寧從前曾經致送和珅銀兩朕所深知此時
朝中雖無權要有須餽賂之人而督撫等或藉犒
賞爲名私行提用自肥已槖皆所不免試思國家
經費有常今以七千餘萬之帑一任伊等揮霍全
不以軍務爲重則賊匪何由得平伊等之意總不
過欲藉辦理軍務屢請多發餉銀可以浮冒開銷

爲補從前虧缺地步是以有意遷延總不欲剿辦完竣誠恐軍營蔵事則平時虧空悉行破露無可彌縫此實外省積弊最爲可恨今特交魁倫將福寧經手軍需嚴行查核其平日如何侵用餉銀致送何人並各路帶兵大員如何藉詞犒賞提用若干之處一一詳細查究若得實據卽行鎖拏速卽具奏卽如明亮剿辦賊匪爲日已久乃挾私養寇

惟專尾追甚至賊匪經過營前必可就擒而縱令
逸去殊出情理之外且領兵諸大員雖承受朕恩
日淺而仰蒙
皇考厚恩至爲優渥縱欲養寇自便獨不思速蕆軍務
得以及早來京叩謁
山陵乎如明亮實有提用餉銀及得受賄賂餽送情事
䰟倫必當據實舉劾不可以此事一經實奏恐形

迹之間似欲排擠明亮圖爲經畧因而有所瞻顧不實不盡今特明諭魁倫即使明亮被參後朕亦斷不將魁倫授爲經畧魁倫現署四川總督倘兼任經畧勢必移營駐兵不能遠涉則與勒保何異若帶兵四出越境勦賊則川省地方應辦之事及本境賊匪又安能兼顧乎現在各路帶兵大員惟額勒登保最爲出力即以胡齊崙餽送而論亦惟

額勒登保獨無沾染不特軍營人員衆口稱贊即在京滿漢各員亦無不重其爲人可見額勒登保忠勇清公實爲難得經畧之任舍伊誰屬即額勒登保不識漢字亦何難以清字繕奏朕亦降清字諭旨指示耶魁倫竟不必存避嫌之見爲明亮等容隱惟當據實詳查若得有受賄確據貽悞逾貫罪應至死者即應一面嚴參一面傳旨拏問又據

吳熊光奏豫省挑補兵丁不但鄉勇等不願入伍即兵丁子弟遇其父兄缺出亦不肯即行充補前令各省召募兵丁原以鄉勇民人既得口糧養贍又上進有階自必踴躍從事今乃視為畏途退避不前此皆由帶兵官員不知體恤任其藍縷凍餓甚至以牛皮裹足亦全不為意其有赴義捐軀者無論兵丁鄉勇俱不肯按名咨卹何怪乎鄉勇之

不願入伍食糧兵丁子弟餘丁亦不願報充營缺

耶要之國帑運至軍營總不肯公平散給諸將意

中本無平賊之心惟知罔利營私故於兵丁等全

不加之軫恤安能得其心而用其力魁倫不可不

痛懲積習大加振作以期迅奏膚功仰慰

皇考在天之靈毋負朕諄切誥誡至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魁倫曰頃降旨後朕復思從

前令魁倫赴川先至達州傳旨將勒保革職拏問即將所賞諭旨一道賞給明亮荷包一個並經略印信俱交額勒登保帶領兵丁賫赴湖北明亮軍營令廣興來京覆命奏及明亮不甘為勒保之下挾私養寇有心玩愒實屬可恨豈可復膺經略重任即使拏獲張漢潮亦難自贖現已降旨授額勒登保為經畧魁倫前抵達州傳旨革拏勒保後即

以經略印信交額勒登保祗領帶去之荷包亦即賞給額勒登保以示獎勵所有帶給明亮諭旨一併付給閱看即使額勒登保不識漢字魁倫亦可向其宣讀也至川省軍營人員營私牟利交結應酬上下一氣交通舞弊而兵丁糧餉轉不能即時給發魁倫所奏種種弊竇與朕所聞相同著魁倫即向勒保嚴切訊問務得實情福寧保總辦糧務

大員經手軍需其通同侵蝕必有甚於胡齊崙者
並著魁倫調齊底賬將收支細數悉心查核若得
侵用帑項餽送入已實據即傳旨將福寧一面革
職鎖拏一面奏聞候朕嚴訊至王登廷一股賊匪
竄回通江額勒登保由陝入川追剿茲已授爲經
畧即著伊另派將領剿辦此股額勒登保即帶兵
迅赴楚省剿賊現在李淑等一股雖經倭什布派

兵擊退賊匪奔竄興山後界坪一帶但尚在楚省
境內且有辛聰張添倫高均德樊人傑等股賊衆
先後竄入設又折竄荆襄所關甚重必須額勒登
保親往督剿迅速肅清楚境魁倫到川後第一緊
要之事係審訊勒保其次卽嚴查福寧經手餉銀
此二事朕特交魁倫專辦至魁倫請發部院司員
數人來川一節已照所請簡員發往再請發部庫

銀兩一節今再發銀五十萬兩連前共二百萬兩交托津廣興及侍衛章京並簡發文員分起解赴達州軍需局廣興現令留川托津於交明餉銀即行回京覆命又摺內稱道路分歧之處或掘陷坑或設伏弩或埋藏火葯引線用地雷轟擊或置毒水泉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等語川陝地方山徑叢雜處處可通在此處設兵埋伏而賊匪或由他處

犇逃則官兵豈不坐守無益若必處處設伏又焉有如許多兵況賊匪飄忽無定官兵即儘力窮追尚恐未能趕上若徒事坐待賊匪益肆行無忌矣用兵之道全在因地制宜相機佈置現在大兵雲集總當以勦爲上策以期速靖賊氛也

同日

上諭內閣曰額勒登保著授爲經畧大臣並賞給都

統職銜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登保曰此次用兵以來軍
營領兵大臣內惟額勒登保屢擒覃加耀羅其清
蕭占國冷添祿等賊首厥功甚偉茲廣興來京據
奏額勒登保廉潔自持兵丁心服樂從卽賊匪亦
深畏懼民間聞額勒登保經過皆知其能愛護百
姓無不傾心悅服又祖之望到京奏及軍營大臣

皆受地方官餽送惟額勒登保一人分毫無取額
勒登保實爲忠廉公正東三省人奮勇者多似此
樹立端方實所罕見眞屬可嘉又據松筠奏稱額
勒登保正在追擊王登廷一路遇齊家營一股賊匪
立時分兵擊勦殲賊二千餘名生擒一千餘名仍
卽領兵赴川追擊王登廷可見額勒登保惟以國
事爲念不辭勞瘁實爲超衆出力現已授爲經畧

大臣賞給都統銜未便再如前此親臨前敵致乖體制所有王登廷一股賊匪著即另派妥員追剿額勒登保當速赴湖北相機羣剿掃除賊匪其辦理一切事宜惟盡忠竭力倍加奮勉如遇賊匪固不可稍有退縮而奮勉勇往之中還當以國事之慎重爲念速期奏凱早慰朕懷

臣等謹案師干之試固必統率之有人而後

軍紀得以歸一　顧勳臣宿將未免各有意氣

設一時稍有不相下則士卒將無由用命而

事機或坐致遺誤蓋必賴有駕馭鼓舞之方

而後能收克敵致果之效也我

皇上聖謨廣運兼聽並觀於明亮永保之意見不和

挾私推諉

洞燭無遺

教訓成全嚴明剴切俾蒙
特命臣 額勒登保爲經略大臣假以事權並荷
溫綸曲被
寵予褒嘉優加體恤臣 額勒登保從此事事得以稟
遵
訓諭黽勉運籌掃犁奏凱此
先幾之勝算足以破賊膽而振戎綱者矣

上又諭內閣日昨降旨於部庫內撥銀一百五十萬
兩解交松筠存貯以備川省撥用著再撥部庫銀
五十萬兩共二百萬兩不必解交松筠徑行解赴
達州軍需局備用著副都御史廣興在前副都統
托津在後督同護送所有各起餉車並著巴圖魯
侍衛及此次揀發赴川文員分起押送照料遄行
至廣興赴川後著即留於達州總辦糧務並令知

州劉清隨同辦理總以現在解往之糧餉銀二百萬兩為始另立章程截清年月與福寧交代時務將經手各項逐一查明和盤托出不可稍有隱飾牽混以裕軍儲而昭核實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魁倫曰頃已降旨令廣興前往達州接辦福寧糧餉並令劉清隨同幫辦但思劉清止係忠州知州加賞知府銜職分較小究與

體制未協該員清名素著曾蒙

皇考擢用昨據魁倫奏劉清去歲到王三槐賊營數次

宣諭招撫王三槐因劉清居官甚好並未加害可

見劉清素能實心任事深得民心今特逾格加恩

賞給道銜隨同廣興辦事遇有道員缺出著魁倫

即行奏請陞補

同日恒瑞奏言　臣　接奉

諭旨以臣追剿藍號賊匪事屬要成此時且不必馳
回漢江北岸竟當將藍號餘匪速行掃蕩再移兵
前赴明亮等一路會合夾擊等因臣前此愚昧之
見以張漢潮一股往來漢北為陝省腹心之患
必須厚集兵力先滅此股是以將藍號餘匪逼
回川北分兵守隘之後即趕緊渡江東下今已
馳抵石泉距寧羌邊界將及千里未便拘泥復

回川北且接據漢陰通判高藍珍稟報張漢潮分股賊匪現由鎮安北溝西竄臣即帶兵趕至賊匪常時出入之迎風壩堵截探聞該匪經副將馬兆瑞帶兵在長坪地方堵截未能西竄五郎復行折向東奔臣遂即帶兵由漢陰一帶前進務期與明亮等相機會剿以冀迅速蕆事再臣前於六月間在汴肅老栢樹地方打仗維時

賊匪被剿趕回急紛紛竄入大山老林官兵分路
搜捕均於是夜回營惟都司丁殿元並兵丁十
名未回詢問之同去之弁兵據稱該員分派弁兵
向各路搜捕并親帶兵丁趙超玉等十名翻過
山後搜賊當即差員帶兵各處找尋並無蹤跡
又札行滿州文縣多派幹役細加尋覓今據稟
覆亦無下落查丁殿元向來打仗勇往自係被

賊戕害　臣因無實據不敢冒昧奏懇

恩卹容俟確查明晰再行具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恒瑞松筠曰恒瑞將藍號餘匪逼回川北即趕緊渡江東下至迎風壩堵截張漢潮並不拘泥從川所見尚是現在張漢潮一股復向東逃遯殊屬可恨恒瑞惟當速與永保慶成等盡力會剿以期剋日蕆事　至都司丁殿元因搜捕

竄匪未經回營如係遇賊被戕自應照例咨部賜
卹今既查無下落恒瑞現在追剿張漢潮一股無
暇及此著交松筠確切查明具奏
同日慶成永保奏言 臣等聞張漢潮大股折回
西北即帶兵抄迎北面恐一時緩不濟急致落
其後先郎飛札防堵要隘之叅將海洪阿等帶
領兵勇移赴藍田各峪口嚴密堵剿該匪等乘

隙由藍田境內向北直奔湯峪庫峪各口適遇

海洪阿等趕至兩峪適中之灰廠子扼要拏卡

嚴堵該匪知有官兵始由老林繞向西北其意

總欲竄往附近西安等富之地搶掠故所竄之

路在在皆近北面湯庫二峪現已飛調兵勇把

守無虞西北尚有大峪子午峪一帶北竄之路

甚多若防堵稍不周密該匪等仍可伺隙竄出

省南地方竄擾　臣　等亦即分路連夜抄出北面各擇緊要隘口逐節堵剿該匪竄至大峪口時猶捨命衝突經我兵於兩旁山梁鎗礮並發斃賊五十餘名又追殺生擒三四十名該匪等竄至秋峪口一見有兵堵截即從林木叢密之處退奔我兵緊跟追殺賊匪分股翻山穿林折向西竄復恐該匪自西折回竄逸　臣　等即分兩路

向西抄擊　臣慶成帶兵由鎭安五郎一帶前進

臣派保帶兵由孝義鄠縣一帶前進兼顧北面

正在分佈籌辦間接奉

諭旨仰明亮奉

命赴楚勦賊　臣等係專勦張漢潮賊夥更不敢因循

玩愒惟張逆賊夥自五月間分股奔竄勢極散

漫其鎭安西竄一股現至安康地界前在鎭安

之東分為兩股之賊於山陽合併北竄經 臣等

在商藍交界殲戮大半餘匪二三百人亦向鎮

安西南逃逅此次張漢湖大股自山陽商州折

回北竄時據州縣稟報又分出一股在彼潛匿

該匪等各股俱相離不遠顯係聲氣相通詭計

密約分股四竄以掣兵勢其鎮安西南兩股前

曾撥給副將馬兆瑞等直隸兵六百名山西兵

一千二百餘名前往兜截期將分股之賊逼歸一路臣慶成現帶直隸兵九百餘名又據松筠發來雲貴等省兵一千九百餘名共二千八百餘名臣永保一路原帶陝甘兵一千名並索倫官兵一百餘名合計兵數不過四千自應先儘兵力殲剿張漢潮之大股現分兩路向西抄截

合剿昨接恒瑞來信知道

旨由漢中前來協剿臣等專差覓路知會卽由棧道
留壩一帶探迎截剿較爲得力再陝省逆匪滋
事之初各屬同省團集鄉勇竄匪擾掠日久居
民遷避未免疏懈臣丞保所過之處曉諭開導
並酌量賞勵該義首等務期志切同仇鼓勵奮
發重爲整頓聯絡聲勢加意堵截以防該匪被
剿折回東竄並挑選各路勇健者數百名隨營

打仗時加鼓勵以壯聲威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慶成永保曰此次賊匪分股奔竄雖經慶成永保等兩路截擊不令竄出峪口但竄賊不過五十餘名為數甚少現在張逆既自山陽商州折回北竄慶成等分兵截擊而恒瑞又由留壩鳳縣一帶探迎協剿自更得力從前明亮與慶成永保不和朕早已知之今明亮帶兵赴楚尹

二人尋辦張漢潮一股更有何人掣肘況陜省兵
力不爲不厚現又添調撒拉爾回兵合計共有萬
餘以如許官兵剿一老病受傷之張逆若欲效明
亮竭心養冦自便至秋冬之間不能肅清陜省朕
必另派他人更換伊二人亦不必見朕之面自思
當得何罪耶再聞永保在華林山遇賊打仗敗退
彼時明亮在廣邱關駐劄相離僅七十里並未帶

兵救援嗣明亮與永保會晤彼此爭鬧明亮欲參永保冒昧敗衂永保欲參明亮按兵不救未識果有此事否若果如此永保何以不將明亮參奏且行軍勝負事所常有若因畏葸遁走自有軍法從事若寡不敵衆偶一失挫朕亦不遽治其罪乃永保華林山之敗僅以傷亡將弁含混具奏並未據實直陳是諱敗爲功惡習竟牢不可破矣向來軍

營帶兵大員詭詐欺飾猜忌推諉種種弊端朕無不知之事亦無不能辦之事慶成永保俱係由京派往之人朕所辦諸事皆其親見伊等若尚蹈明亮故智以張漢潮爲奇貨可居任其奔竄久稽時日爲浮冒糧餉之地亦聽伊等爲之伊二人如此安心貽悞甘罹重譴國法具在朕亦不值再爲教誡此時慶成永保惟當力改前非倍加愧勉速擒

張逆肅清陜境尚可寛其一綫不究前愆俟陜境
黨匪辦竣後慶成係成都將軍即帶兵前往四川
勦賊永保現署陜西巡撫即隨同松筠辦理地方
善後諸事不必再赴川省
同日松筠奏言查冉添元一股賊匪尚屯西鄉
之波貨鋪經王文雄輕騎潛往密派兵勇於七
月二十二日分爲三路乘夜進勦都司梁煥由

右門子守備王開吉哈爾瓏由沙田壩王文雄
督率守備劉耀德楊光蔚由白鐵河前進詎該
匪亦於是夜分兩路前來偷撲我營止在窄路
相遇將弁兵勇奮力直撲賊匪擁擠不及折回
被官兵殲斃及滾崖落澗者二百餘名餘匪奔
回皮貨鋪由塔壩河繞過黃村其時荀文明鮮
大川兩股賊衆正由平落竄入松樹壩見冉逆

匪衆敗逃苟文明一股即竄鐵溪河出通江之竹峪關鮮大川一股即翻小南山出通江之長坪王文雄將皮貨鋪塔壩河一帶搜洗淨盡因龍紹周一股又自川境竄入黛池壩與冉逆遙相接應王文雄酌留兵勇在箭桿山堵禦率領將弁等趕赴貫子山分布各卡大張聲勢賊匪知防禦嚴緊無隙可乘龍紹周南竄松樹壩出

通江之兩河口冉添元亦由簡池壩竄至川境之鐵溪河向竹峪關奔竄現在西鄉西南沿山一帶已就肅清惟東南又有一股賊匪混名齊家營亦從川境竄至代祥壩王文雄正在抽撥各卡兵勇堵剿之際適額勒登保追剿王登廷前來恰遇齊家營賊匪隨分兵三路在梁家溝陳家灣漆樹溝等處兜圍攻撲斃賊二千餘人

生擒一千餘名賊目二名餘匪竄向巴山老林
王文雄現在分兵剿捕其王登廷一股已竄回
遊江額勒登保仍帶兵追入川境至平化龍賊
匪復從川境竄至紫陽之米溪河直撲烟墩埡
營守都司儲士雄德楞額督兵抵禦賊匪放火
燒寨攻撲甚急外委葉正帶兵一百名在頭卡
施放鎗礮打斃執旂賊目一人衆賊喧喊打死

和元帥勢將折退柯藩帶兵趕到兩面夾攻殺
死賊匪一百餘名賊匪遂向星子山奔竄柯藩
分兵兩路乘夜進發天色將明于滚子嶺大梁
自上壓下賊匪方向前抵敵遊擊額爾那濟呼
等趕到從嶺旁抄出夾擊斃賊一百餘名賊匪
退向竹林奔竄我兵追至猪河沿途又殺賊一
百餘名其淌渡淹死者又有四五十名餘賊均

向太平之田家墟犇竄其平利境內西自兩扇門東至雞心嶺邊界長五百八十里雖不能處處分派兵勇防守慶溥現駐適中之獅子壩視何處有賊即可帶兵前往堵剿溫承惠分派鄉勇駐劄東路之胡天坡西路之口曰沙河扼要防堵以便策應適大寧賊匪爲德楞泰擊敗餘匪由竹谿之西溪折入平利牙河一帶溫承惠派

義肖把總王英帶鄉勇一千餘名趕赴冰凖溝扒其崖衛諭朝天坡鄉勇一千名移駐豐口隘就近接應遏其北竄西有慶溥之兵截堵總不令其深入臣仍飛飭該鎮道加意防守毋稍疎懈再温承惠前次落水尚未受傷因染患瘧疾

臣已札令上緊調理以冀速痊又查張漢潮賊匪由孝義竄至山陽商南明亮於鄖陽商州一

帶往來兜截過其竄入楚豫慶成永保由鎮安進向山陽於海棠岔紅巖子等處將分股之賊千餘剿殺殆盡軍威已振恒瑞亦由石泉進抵五郎大兵雲合三面兜剿正可趕緊蕆事昨准慶成永保札會急需添調撒拉爾回兵一千名以資協剿臣隨選派熟悉回情之都司米章守備陳聯科宋鉞馳赴循化會同該處文武挑選

足數帶領前來並派甘州府知府王燮所消化
同知成順沿途照料速赴慶成永保軍營協剿
如張漢潮賊匪日內殲除淨盡即當飛飭停止
再臣 准勒保咨調陝甘營馬三千匹以備
盛京官兵乘騎臣 前已飭調固原凉州等營馬一
千匹來陝預備茲復如數分派各標營趕緊解
送不致遲悞至甘省撫卹臣 已飭委陞任道員

王錕鞏秦階道慶興督同該地方官及委員迅
緊查辦陝境雖未肅清而賊匪已過之區窮民
嗷嗷待哺亦應及時妥爲賑卹臣在漢中就近
督飭道員文需及候補道府祝會等分路辦理
其興安商州鳳翔所屬責成該管道府督率委
員及各州縣親身查散所有三月口糧及房間
價值埋葬銀兩俱應遵照成例及本省舊規辦

理惟查口糧一項州縣倉貯不敷例放折色向
例每糧一石甘省折銀一兩陝省折銀一兩二
錢如大口給米五合甘省僅折銀五厘陝省折
銀六厘當賊氛蹂躪之後糧價昂貴難資餬口
現照市價散給以資接濟其農具耰耡等物賊
匪所過村莊大半被掠應照舊案每戶給銀一
兩其逼近賊氛村莊實在貧民一體給賑距賊

稍遠及力可自謀者槩不准給至被賊村莊或
丁壯遇害家中僅存衰老或被傷已成殘廢或
孤寡無依尤堪憫惻現在按月給糧尚可度日
臣已飭令濤查戶口將另行登記仰懇
皇上天恩准將此等無告窮民照依留養孤貧之例
給與養贍銀兩每名每年照例銷銀三兩有零
幼孤年至及歲及老病死者即行停止現在約

計每縣不過數十人合陝甘兩省被賊之數十

州縣每年費銀不過數千兩感戴

皇仁實無紀極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松筠曰冉添元一股由西鄉奔

竄逕王文雄密派兵勇分路乘夜追剿殺斃及滚

巖落澗者二百餘名所辦甚好額勒登保追剿王

登廷恰遇齊王氏餘黨亦從川境竄至額勒登保

即分兵攻撲殺賊二千餘人生擒一千餘名因王
登廷竄回通江仍即帶兵追入川境實屬忠勇超
眾可嘉之至至所稱打死之苟元帥是否即係苟
文明一犯著查明遇便覆奏現在陝省南界竄匪
漸次出境松筠現由西鄉前進並派慶溥遏承惠
在適中要隘處所嚴密防守不令賊匪東竄該督
務須督率官兵加意堵截早令陝境西鄉平利一

帶一律肅清爲要再據奏接屢成永保札會添調
撒拉爾回兵一千名此項回兵既已派撥自當令
其速赴軍營協剿倘此時張漢潮一股業已殲除
淨盡即當飛飭停止若俟該回兵到後始行剿滅
亦不可以其舊勇再令入川致滋遠涉所調固原
涼州馬匹亦應速令赴陝以備新調官兵乘用不
可遲悞又據奏陝甘撫卹事宜該處被難窮民待

哺嗷嗷自應加意撫卹分別給予口糧以資食用且被賊之數十州縣每年費銀不過數千兩尚不爲多事屬可行將來報銷時部中照例查核自可不致駁飭松筠務須妥爲經理俾窮民均沾實惠